

耍水·耍枪·耍笔

◎ 牧惠

京
書
人
之
初

中国工人出版社

耍水 耍枪 耍笔

牧 惠 著

中国工人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耍水 耍枪 耍笔/牧惠著. -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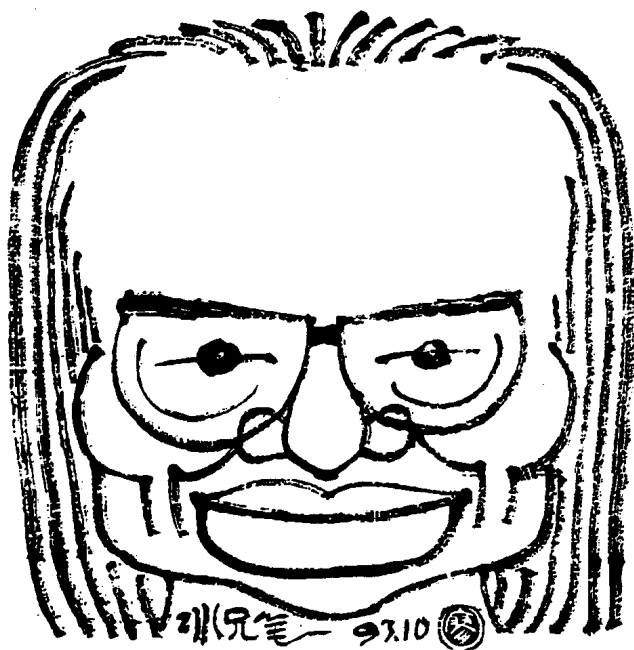
ISBN 7 - 5008 - 2858 - 6

I. 耍… II. 牧… III.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7615 号

出版发行:	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	100011
电 话:	(010)82075934(编辑室) 62005038(传真)
发行热线:	(010)62005049 62005042
网 址:	http://www.wp-ch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美通印刷厂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印 张:	11
定 价:	21.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京城爬格真驚張，
 你碰中流八九槍；
 若到廣東牙刷，
 語絲一噴更遭殃。

特此警告勿謂言之不預也。

編者注：漫畫及打油詩作者是廖冰兄。
 “牙刷刷”，廣州方言，牛里牛氣之謂也。

人之初书系缘由

王建勋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中国人的老话儿，欧美则不然，他们从呱呱落地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不停地检讨——向上帝赎罪。无论是性善说还是原罪论，当他走到生命的尽头，盖棺论定时，都将或为人或为鬼，或半人半鬼非人非鬼。无论成人成鬼，半人不鬼，都是由他活着的时候游走过的那段社会历史造成的，环境使然。个人不可能超越历史，英雄造时势是昏话。圣明如耶稣者尚且不能给他的子民指明前行方向（见《旧约·出埃及记》），遑论肉身凡胎、吃五谷杂粮之人！还是老老实实地“摸着石头过河”稳当些。

河里的石头因急流的冲刷，形态各异，并在表面留下河的唇吻。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演进，也会在每一个经历其间的人的身上刻下印痕。如果把每一块带有

“唇吻”的石头都从河里摸出来，依序排列在岸上，过去了的事不就再现了吗？如此鲜活的史书，对身历其境者是旧梦重温，对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应该成为警戒之册。人之初书系无力把那些“石头”全部收集，但部分地再现，悉心地珍藏，还是有望的。这就是我去年春末夏初之际萌发编这套书系的初衷。

我们的老祖宗有勒石刻碑的传统，借以怀人纪事，始作俑者，秦始皇帝。此风延绵几千年流布至今，镏金烫银，花岗大理，后来居上，青胜于蓝。这里面，有多少真实的记录呢？立在陕西乾县苍莽雄浑的黄土地上的武则天的墓碑，栉风沐雨越千年了，它一反传统，素面朝天，引来多少赞叹、嘲讽和诅咒，“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即为其一。前些年慕名前往，陪我去的一位当地名士也很欣赏这句赞词，我看则未必。武氏临闭眼前的最后一个异动，不过尔尔，矫情罢了。无字碑和有字的书，承载着多少光荣与梦想，苦难和奢华。透过重重雾障，努力读出一个“真”字，多少代读书人为之穷经皓首，青灯古卷，坚此不疲。毛泽东亲笔书写的“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至今仍镌刻在中央党校的影壁上熠熠泛光。这四个字从上个世纪延安时期流传至今已有经年，知行合一，相距甚远。因此，真实地把你刻骨铭心的那段光阴，操董狐之笔刻录下来，不矫言，不饰过，不因尊伟而避讳，不因宵小而加恶，这是我约稿时向每一位作家声明的首要条件。惟其如此，才能流播远近。

对个体生命的发现和尊重，欧洲大约在文艺复兴时期，中国应自“五四”始。以集体、集团、集合的名义

扼杀个性，削足适履，是历代君主陈陈相因的不二法门，草创者为此殚精竭虑，埋头苦干，后来人轻车熟路，发扬光大，苦的是芸芸众生中的一批批层出不穷的思考者。孤独、寂寞，是他们的最好结局；被放逐、遭杀戮如影随形，家常便饭。长此以往地强行划一，恶果之一即是民族整体性的阳痿与孱弱。前后齐整、左右规严的铁桶方阵，从外边看它貌似固若金汤，实则危机内伏，随时都可能自爆。前车之鉴，并不太远。就“发展是硬道理”而言，个性张扬、思想舒展的百草园，远比冷冰冰的铁板更有无比美妙的前景。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这是从自爱的角度阐发的生命观。如果把它推己及人，扩大到同样善待别人的身家性命，世界大同的日子恐怕也就为时不远了。100年前发生的那场闹剧与“文革”初起时红卫兵的丑行一脉相承，喝下大师兄独门秘制的“符水”你就真的刀枪不入了？金属别针穿透皮肉你就真的“三忠于，四无限”了？去年“9·11”的惨剧和最近频频发生的“肉弹”袭击，在在说明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的极端漠视和残忍，已超越了国界，首先“世界大同”了。为了达到政治目的不惜生灵涂炭，视民如草，这类惨烈的人祸还要为非作歹到何时呢？“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把你生命长河中回旋、激荡得最动人心魄的那段湍流改道过来，注入《人之初》，滚滚东流去的大江大河会因你的慷慨而更加充盈，愈显浩荡。

用《三字经》的起首命名这套书系，是想循着以德治书的路子从祖先的德行中挖出若干可以古为今用的东

西。人之初时，肉身赤子，不会说话，也没有想法，纯洁无瑕得令每一个成年人无比钦羡，并勾出对自己金色童年的深切怀想。那个小小的人儿，要求不高，温饱而已，得到的却是竭力呵护，宠爱有加。为什么后来却会遇到那么多的幸与不幸？环伺人之初时的温馨、祥和，为什么不能陪伴他终生，直至永远？

2002年2月

自序

编罢本书，掐指一算，我的爬格子生涯，一晃就是六十年了。这当中我写过小说、论文、文史随笔，开始还居然写过诗，最后基本是写杂文。写过散文，但写得很少，大都是一些回忆性的文字。一部分是友人或他们的亲友出题目命我写的，几篇关于老战友、老同学的文字属这类；一部分则是偶有所感而写。开头并没有结集成本的打算，写过了，发表了，就随手剪贴放在一边。韦君宜把她的《思痛录》交我让我设法出版后，在同出版社打交道过程中，我有了多写一些汇集成本的念头。于是写了一批。中国工人出版社王建勋先生嘱我写一本回忆录之类的书给他们出版。如今把它们筛选一番，成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耍水耍枪耍笔》。

集中文章，最早的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四十多

年来断断续续地写，文章难免有的地方重复。把它们打乱重写，目前抽不出那么多时间，于是只好将就凑在一块，请读者谅解。

挚友老烈，活宝一个。他的名片也与众不同。别出心裁，花样百出。其中一张背面印有亲笔题词：“问我生平功业，三红三黑三白”。三红者，出身红五类等等是也；三黑者，当过黑秀才之类是也。让人吃惊的是三白，公开承认指的是白吃白喝白拿，又居然称之为“功业”！坦白从宽，姑且免于追究。哈哈一笑之余，不禁仿其辞自我吹嘘：在下平生经历，要水要枪要笔。书名于是从此得来。

三要中，要枪时间最短；但这两年的经历却特别深刻。当年的老战友，只要一见面就谈个没完；而那些待我胜过母亲的婶姆们更使我时刻怀念。我谨将这本书献给她们：福禄村的伯姆，古合江的契娘，狮子里的卓琪妈妈，汉坑的淳婶，大湖浪的枝婶，佛坑的芬婶……她们给我的爱很多很多，我报答得太少太少！

牧 惠

2002.3.17

目 录

1 /	自 序
1 /	铜墨盒
6 /	耍水
10 /	逢年过节
16 /	榨糖季节
20 /	鞋的悲喜剧
25 /	“打工”
29 /	相思寨
35 /	相思寨的大虫
39 /	遗憾的黑大衣

43 /	大光灯
48 /	我与蚕
51 /	另一种食文化
56 /	中秋忆月饼
59 /	从马鼻角到瑞云山下
68 /	艰难岁月师生情谊
73 /	恩师杜伯奎先生
79 /	桥
86 /	浮山
93 /	龙回头
98 /	离家第一课
102 /	难忘文德路
105 /	照张相寄母亲
110 /	从“拖尸”到抗美
113 /	第一次反贪污
116 /	女舍监
119 /	无可奈何花落去
124 /	阶级斗争旧动向

127 /	轻松出走
133 /	吃茶罗汉顶
138 /	走路
142 /	公坑寺
148 /	香烟盒
152 /	枪的怀念
158 /	我和四个“小鬼”
166 /	瘦陈，你太寂寞了
173 /	杨进兴
178 /	灯心坑
184 /	伯姆
194 /	契娘
201 /	佛坑叙旧
211 /	老区行
222 /	图书馆情结
226 /	书劫
230 /	“侍读”记感
235 /	在史无前例的日子里

254 /	惊心动魄之夜
258 /	劳动记忆
263 /	拉泔水
267 /	赶集
273 /	吃在干校
278 /	开源节流
282 /	牛棚内外
287 /	革命化的春节
290 /	老谭的荣哀
297 /	抽烟和戒烟
303 /	说说且闲斋
307 /	1978年，不服上诉！
310 /	迎接思想解放
316 /	缘分
324 /	愧对家人
328 /	我的母亲
335 /	深深地三鞠躬

铜 墨 盒

童年时代有着许多挺有意思的记忆；有甜蜜的，更多却是苦涩的。

那年我才五岁，祖父就给我“开蒙”也即是送我上学了。一起开蒙的，有比我大一岁多的叔叔和姐姐。

开蒙是一种很严肃的仪式。许多细节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头天晚上我罕有地和叔叔同祖母睡在一起，第二天早晨，天还根本见不到一点亮光，黑麻麻地，我和叔叔被祖母叫醒了。睡眠不足，脑子晕乎乎地，让祖母给洗过脸，穿上一件灰色的新长袍，然后同姐姐一起，由祖父指导我们跪拜了挂在大厅正面的大成至圣先师和列祖列宗牌位，陈列在香案前的观音菩萨外加关公塑像，在煤油灯前领着我们三个人念了四句《三字经》：

幼而学，壮而行；

上致君，下泽民；
扬名声，显父母；
光于前，裕于后。

为什么我竟一直记着这四句《三字经》？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

仪式结束后，当然得到一些点心的赏赐。

从此，我就夹着书包上学堂了。

是“夹”，不是“背”。那时，学生们时兴用的是一块四方方的黑布，把课本、作业本、毛笔、墨块都包在里面；剩下一个墨碗不好包，拿在手里。

墨碗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很粗糙因此很发墨的碗，了不得值一个铜板。那时，除了美术课用铅笔外，做作业全用毛笔。一年级的主要作业是背“来来来，来上学”、“水豆腐，黄豆做；又好吃，又滋补”之类课文，描印有红色“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的大字。墨碗是少不得的。但是，既然不放在书包里而拿在手上，它必定三天两头地在半路上摔碎。碎了再买，买了又碎，家里那时无论如何还不缺这一枚铜元。

可是，事情就怕比较，别的同学不再用墨碗了，改用墨盒：只需把棉花（最好是丝棉）放在其中，添上墨汁（最好是不必用墨磨的现成又带有香味的），就省了临时磨墨的工夫，还可以包在书包里，再也不怕摔坏。我当然得向上看齐，要求也买一个墨盒。这个要求不可谓无理，虽然一个墨碗只一枚铜板，一个学期摔它十个八个也得花一点钱，从长远看，倒不如买一个摔不坏的墨盒更省钱。于是，墨盒给买来了。但是，我很失望。那

只是一个用白铁皮做成的单料墨盒，而不是像别的同学那样，有着一个顶高级的沉甸甸的铜墨盒。

这种铜墨盒，如今只能在北京琉璃厂买到了，价钱少说也得三五十块。五六十年前，它一点也不金贵，一枚双毫的银币就够了。因此，我这个要求并不奢侈，可以说是合理的“高消费”。

那时，爸爸妈妈已经从爷爷家里分了出来，租住在一家地主的偏屋里。妈妈用一部手摇机织袜子，爸爸负责染纱、把袜子熨好并贴上商标然后外出推销。再加上妈妈是外祖母惟一的女儿，多多少少总给点，家里生活说不上富，也还不能叫穷。我缠着妈妈要铜墨盒。妈妈说行，只要你用心读书，爸爸会给你买。于是，每天早晨，仍然是天还没亮，我就被叫醒，洗过脸，坐在妈妈的织袜机前，同织袜的妈妈共用一盏吊灯来读书。外祖母给我买回一个储蓄铜板的瓦罐，让我把从长辈那里得来的铜元塞进罐里。妈妈说，只要罐满了，铜墨盒就可以到手。

在我印象里，爸爸严厉得有点可怕。一次我正在描红，也不知什么地方不合规矩，他不声不响地给我“吃”了一个“板栗”，敲得我眼睛流出泪来。我一直记得这一记直到今天仍不明白错在何处的“板栗”。他也表扬过我，对妈妈说，严老师见到他，说“阿女”（爸爸为了让鬼神以为我是女孩子不予重视，管我叫这个小名）记性好，串句成绩好，说时流露出罕有的爱抚的目光。但是，关于铜墨盒，他压根不关心，不践诺。除了压岁钱，他没有给过我一枚铜板。我的希望全在爷爷和外祖母身上。